

· 流派菁华 ·

# 清宫正骨流派源流研究

于栋<sup>1</sup>, 张军<sup>2</sup>

(1.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北京 100029; 2.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北京 100102)

**摘要** 清宫正骨流派源于明末清初, 兴盛于清中后期, 集蒙、满、汉正骨医术于一体, 对近现代中医骨伤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就清宫正骨流派的溯源、学术体系及早期代表人物进行简要介绍。

**关键词** 中医流派; 中医学学术发掘; 正骨疗法; 清宫正骨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孙树椿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中医骨伤科专家, 是末代清宫正骨御医刘寿山的弟子之一, 在传承、发展清宫正骨流派手法及学术思想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清宫正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孙树椿教授是其代表性传承人, 在孙树椿教授的亲自指导下, 我们对清宫正骨流派进行了系列研究, 现将其溯源、学术体系及早期代表人物简述于下。

## 1 清宫正骨流派溯源

**1.1 清宫正骨机构的名称** 康乾时期, 承袭明朝旧制, 设立负责医药机构的太医院和御药房。太医院是为皇室防治疾病的宫廷医疗机构, “神圣岂能再, 调方最近情。存诚慎药性, 仁术尽平生”, 这是康熙帝御赐太医黄运的诗文, 之后成为太医院的院训<sup>[1]</sup>。太医院按医术分类设科, 清初为 11 科, 康熙朝合并为 9 科, 分别是大方脉、小方脉、伤寒科、妇人科、疮疡科、针灸科、眼科、口齿科及正骨科, 但正骨科并未设在太医院, 而是在上驷院<sup>[2]</sup>。

上驷院是清朝内务府所属三院之一, 前身为清十三衙门中的御马监, 顺治十八年更名为阿敦衙门, 康熙十六年更名为上驷院。上驷院的旧署在东华门内三座门之西, 后改建于左翼门外<sup>[3]</sup>。上驷院内有众多蒙古医生, 他们精通正骨医术, 擅长治疗跌打损伤类疾病, 除了负责饲养御马、给马治病, 还负责为将士治疗骨折、脱臼及箭矢伤等<sup>[4]</sup>。《啸亭续录》记载, 齐息园侍郎齐召南坠马后头部血流如注, 蒙古医生用牛膀胱包裹于头部止血, 伤口很快愈合<sup>[5]</sup>。明末清初战争频繁, 坠仆跌折、关节脱臼及箭矢伤等较为常见, 随军出征的蒙古医生主要负责治疗此类损伤, 因此后来任

职于地位相对较高的上驷院。尽管太医院设有正骨科, 但实际治疗骨伤疾病的则是上驷院的蒙古医生。嘉庆六年, 太医院的正骨科正式划归上驷院, 《太医院志》记载: “旨以正骨科划归上驷院, 蒙古医生长兼充”, 自此上驷院成为清宫治疗骨伤疾病的唯一机构, 院内的蒙古医生负责为宫内及文武官员等进行正骨、按摩等方面的治疗, 因为这些蒙古医生又称绰班, 因此其工作的地方称为绰班处<sup>[6]</sup>。

虽然道光年间发现“绰班处”匾额, 但据末代御医文佩亭先生回忆, 他的祖师寿田于道光中期入绰班处学习时, 门口已挂有该匾额, 因此分析认为“绰班处”的正式挂牌时间应该在道光之前。上驷院绰班处不仅是清宫御用治疗骨伤类疾病的机构, 还负责教育及选拔骨科人才。

**1.2 清宫正骨机构的职能** 战争时期, 随军的蒙古医生不仅负责救治战马, 而且救治伤员; 和平时期, 上驷院中的蒙古医生负责为帝王后妃、皇子格格、文武官员及执事人员医治骨伤疾患。《清史稿》中记载, 皇太极率军攻占永平等四城, 将军苏鲁迈面部中枪, 皇太极派蒙古医生为其治疗。清宫档案中有蒙古医生郭兴阿治疗大臣黄钺雪天跌倒受伤的记录, 不仅注明了损伤及治疗经过, 还完整记录了所用药物及使用方法, “小茴香四两, 食盐一斤, 酒合薰烫”。由此可见, 绰班处作为清宫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挥着其治疗骨伤疾病的职能。

**1.3 清宫正骨机构人才的选拔及晋升** 绰班处为宫廷服务的蒙古医生选拔非常严格, 《啸亭杂录》中载有: “选上三旗(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 士卒之明正骨者, 每旗十人, 隶上驷院, 名蒙古医士, 禁廷执事人有跌损者, 咸令其医治, 限以日期报愈, 逾期则惩治焉”。咸丰朝以后, 绰班处选拔人才的条件逐渐放宽,

八旗侍卫均可入选。上驷院绰班处设蒙古医生 2~3 名,副蒙古医生 3~4 名,蒙古医生和学员共计 30 名,蒙古医生为正六品,用五品冠戴,副蒙古医生为从六品,亦用五品冠戴。

绰班处的蒙古医生负责教授正骨医术,学期 6 年,期满后考试合格的正骨医生,绰班处根据实际需要填补空缺。清宫档案中有同治朝、光绪朝的绰班花名册,详细记录了一位蒙古医生的升迁时间,从中可以清楚地了解绰班处医生的晋升情况。一位名叫怀塔布的正白旗蓝翎侍卫,咸丰九年(公元 1859 年)七月二十三日被选中进入绰班处学习,同治五年(公元 1866 年)十二月十一日补实缺,同治七年(公元 1868 年)二月十三日任副班长,同治八年(公元 1869 年)八月初七日任班长,同治九年(公元 1870 年)十月十一日任无顶戴委副蒙古医生,光绪三年(公元 1877 年)十二月初八日任副蒙古医生,光绪二十一年(公元 1885 年)七月初五日任蒙古医生。

绰班处医生的晋升共分为六个等级,一为补实缺、二为副班长、三为班长、四为无顶戴委副蒙古医生、五为副蒙古医生、六为蒙古医生。从作为学员开始算起,先学习 6 年时间,补实缺后才成为真正的正骨医生,然后又经历 6 级晋升,最终成为正六品蒙古医生,前后需要 30 年左右的时间。

## 2 清宫正骨流派的学术体系

清初中期,代表性绰班御医绰尔济、觉罗伊桑阿提出“重技法,更重视心法”的正骨理念。乾隆七年(公元 1742 年),由吴谦等编纂的《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很大程度上沿用或参考了上驷院绰班处正骨医生的治疗经验和学术见解,因此其是蒙、满、汉历代正骨医生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的总结。《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的出现,标志着清宫正骨“正骨心法学派”学术体系正式形成。该书刊行后成为绰班处的主要学习资料,是其正骨教学的理论基础。

清宫正骨流派的学术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以《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为理论基础;②重手法,辅药物,法药并举;③摸法为纲,八法相辅相成;④功法、功力并重;⑤技巧与功力并重。上驷院绰班处重视正骨八法的运用,在进行教学和治疗时要求能够熟练运用八种基本手法,做到动作协调连贯、外柔内刚、刚柔相济<sup>[7-8]</sup>。“一旦临证,机触于外,巧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以手扪之,自悉其情,法之所

施,使患者不知其苦,方称为手法”,是清宫正骨对手法治术的要求<sup>[9]</sup>。由于绰班处的教学方式为师带徒,多数临床经验凭口传心授而代代相传,因此没能留下更多的文字资料。

## 3 清宫正骨流派早期代表人物

绰尔济·墨尔根,生于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 1550 年),是清初著名的外科医学家,由于在正骨创伤外科的临床实践中做出了突出贡献而被努尔哈赤任命为御医,其是目前可考证的清宫正骨最早期代表人物,被认为是清宫正骨流派的鼻祖<sup>[10]</sup>。《清史稿》中记载,乾隆时期最著名的蒙古医生觉罗伊桑阿,其以正骨医术起家,逐渐成为很富有的人,他教授徒弟的方法是先将毛笔管削为数段,然后外面用纸包裹起来,让徒弟们放在手里揉搓,直至这些毛笔管再重新接合起来,就像没有折断的样子,按照该法练习接骨,再应用于临床,常能取得良好效果<sup>[11]</sup>。道光时期蒙古医生德寿田,由于医技精湛而名噪京城,被称为“绰班德”,其在“功法、手法、器具、验方”等方面有较深造诣。清宫档案同治、光绪时期绰班处花名册中记载的著名绰班有桂祝峰、景隆、怀塔布等。北京御医学派研究中记载上驷院绰班处供职的著名医生有桂祝峰、文佩亭、夏锡五、刘寿山等,其中以刘寿山最为著名<sup>[12]</sup>。

## 4 小 结

从清初随军的蒙古医生到清中晚期的上驷院绰班,清宫正骨流派汇集了蒙、满、汉正骨医术,丰富了中医骨伤科诊疗技术,对近现代中医骨伤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sup>[13]</sup>。我们应重视对清宫正骨流派的研究,使其精华得以传承和发展。

## 5 参考文献

- [1] 于敏中. 日下旧闻考[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1178.
- [2] 陈可冀. 清代宫廷医话[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11.
- [3] 张莉. 清代上驷院简论[J]. 清史研究,1991,(1):33-36.
- [4] 章乃炜. 清宫述闻[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296.
- [5] 巴吉格木德. 蒙古医学简史[M]. 曹郁,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38-63.
- [6] 张军,唐东昕,李俊海,等. 孙氏筋伤手法脉系源流追溯考究[J]. 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2007,15(3):51-52.
- [7]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刘寿山正骨经验[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53.

(下转第 76 页)

于急性期还是慢性期的痛风,均能奏效。

孙达武教授根据痛风的主要病机、常见证型,自拟宣痹通络膏治疗痛风。方中黄柏苦寒,清泄而燥,除下焦湿热;苍术辛苦而温,燥湿健脾,为治湿阻中焦之要药,二者合为君药。薏苡仁甘淡性寒,入阳明经,渗湿除痹,清热;泽泻甘寒,入肾与膀胱经,渗利清泄;防己苦辛而寒,善治风湿热痹,三者共为臣药。金银花、土茯苓清热解毒,凉血消肿,除湿通痹;丹参、陈皮、延胡索、甘草凉血,行气,止痛,六者均为佐药。川牛膝引药下行,而清湿热,为佐使药。全方 12 味药,共奏清热利湿、通痹止痛之效。该膏方制剂为素膏,一年四季均可服用。

#### 4 验案举例

患者,男,69 岁。因左侧第 1 跖趾关节疼痛、肿胀 3 d 前来就诊。患者自述曾有“痛风”病史,经多次治疗,未能痊愈,反复发作。查体:左第 1 跖趾关节红、肿、发热,压痛明显,肿胀波及踝关节及足背,左足不能触地行走。脉细数,舌红,苔黄腻。X 线片显示:左第 1 跖趾关节病变。实验室检查:尿酸  $565.9 \mu\text{mol} \cdot \text{L}^{-1}$ ,其余项目均为阴性。孙达武教授辨证认为,该患者属湿热痹阻证,治宜清热利湿、通痹止痛,给予口服宣痹通络膏治疗。每次 15 g,每日 2 次,开水冲服,1 个月为 1 个疗程。另外,给予我院制剂消炎散外敷,并嘱其清淡饮食,禁食动物内脏,禁酒。服药 7 d 后复诊,肿痛明显减轻,停敷消炎散。继续口服宣痹通络膏 1 个月后复诊,症状基本消失。嘱其继服 1 个疗程,以巩固疗效,不适随诊。

#### 5 参考文献

- [1] 姬艳波,韩宏妮,陈立忠,等. 208 痛风合剂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的临床研究[J]. 中医正骨,2012,24(10):20-25.
- [2] 熊辉,曲良桦,向黎黎,等. 痛风性关节炎湿热证病证结合模型的建立[J]. 中医正骨,2014,26(3):14-20.
- [3] Terkeltaub R. Update on gout: new therapeutic strategies

and options[J]. Nat Rev Rheumatol,2010,6(1):30-38.

- [4] Changchien TC, Yen YC, Lin CL, et al. High risk of depressive disorders in patients with gout: a nationwide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J]. Medicine (Baltimore), 2015, 94(52):e2401.
- [5] Huang CC, Huang PH, Chen JH, et al. An independent risk of gout on the development of deep vein thrombosis and pulmonary embolism: a nationwide,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J]. Medicine (Baltimore), 2015, 94(51):e2140.
- [6] Smith HS, Bracken D, Smith JM. Gout: current insight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J]. J Pain, 2011, 12(11):1113-1129.
- [7] Li XX, Han M, Wang YY, et 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for gout: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J]. Clin Rheumatol, 2013, 32(7):943-959.
- [8] 周蜜, 张明. 中医对痛风性关节炎病因病机的认识概况[J]. 辽宁中医杂志, 2012, 39(9):1732-1733.
- [9] 谈冰, 刘健, 章平衡, 等. 膏方治疗骨关节炎的概况[J]. 风湿病与关节炎, 2015, 4(7):52-54.
- [10] 林丽珠, 张少聪. 膏方治疗恶性肿瘤放疗化疗毒副反应探讨[J]. 中医杂志, 2012, 53(8):651-654.
- [11] 荆丽娟, 丁洁韵, 黄晓华, 等. 从膏方医案中看清代至民国时期膏方发展的特点[J]. 中医文献杂志, 2014, 32(1):28-31.
- [12] 叶晶, 乔赞, 易蔚. 膏方的应用概况[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 2013, 22(4):40-42.
- [13] 王平, 谢立群, 周林福. 中医膏方在“治未病”中的应用[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5, 17(10):110-112.
- [14] 中华中医药学会. 膏方[J]. 风湿病与关节炎, 2014, 3(6):74-80.
- [15] 吴健, 武士锋, 杨洪涛. 膏方在内科疾病治疗中的应用概况[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3, 28(9):2690-2693.
- [16] 徐杰男, 唐汉钧. 唐汉钧运用膏方防治外科病特色探析[J]. 辽宁中医杂志, 2013, 40(10):1980-1982.

(2015-12-07 收稿 2016-02-06 修回)

(上接第 74 页)

- [8] 奚达, 孙树椿. 刘寿山先生学术思想及正骨经验简介[J]. 北京中医药, 1982, 1(2):6-8.
- [9] 吴谦. 医宗金鉴[M]. 2 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2331.
- [10] 张莹. 清代蒙古医士浅谈[J]. 历史档案, 2015, (3):132-136.

- [11] 赵尔巽. 清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 1977:2331.
- [12] 徐江雁. 北京御医学派研究[D]. 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 2004.
- [13] 吴冰, 叶海东. 清代上驷院班班处学术体系的研究[J]. 北京中医药, 2014, 33(6):435-438.

(2015-12-23 收稿 2016-02-04 修回)